我的宗教觀

文 / 楊裕樑

右昌聯合醫院內科

本來政治與宗教皆屬敏感話題，常致親友因認知不同而反目成仇，故聰明人都避而不談或只在同溫層發揮。

由於近來高雄小港安泰醫院院長暨夫人(副院長)與同事好意，牧師緊迫盯人每天關懷備至及教會的人都熱情相待，於是半推半就，一次又一次被押去做禮拜，也因而引發了我想起一生的宗教經歷，不怕被唾罵，來談我的個人宗教觀。

從小依世俗，當然是不管年節慶典或平時，舉凡逢宮廟、見神像就拜，也到處跟班吃拜拜，屬一般神道教。直到大二國防醫學院學長王景光引介，趕場參加了台大鄰近一帶的基督教會，包括懷恩堂Rev. Spurgeon，信義會牧師Clara Jones及長老教會Friendship Corner的Rev Hamilton夫婦等英文查經班，含家庭茶點聚會，當年是因窮大生，懷著不良目的為學得純正英文而去，國防醫學院這組由我帶頭，後來當過台灣省主席的趙守博則是中央警官學校跟我們併班，沒多久大家都難逃受洗，但也有幸從而被推介跟隨彰化基督教醫院英國的蘭大弼院長Dr. Landsborough…由於幾年密集歷練，從1958年到現在，竟然還能背誦英文主禱文與幾句經文及聖誕歌曲，應該算不容易，頗有心得吧？

醫學院畢業後，由於先父是當年一貫道最高前人韓老及陳大姑的親信，所以雖說不容易卻順理成章由他們躬親點傳成為道親，後來又蒙寶光施前人錯愛賞識，以個人座車帶領走遍台灣所屬道場並擬任經理(點傳師)天命予我，只因生性叛逆，遊戲人間，口無遮攔，既愛美食無法持齋，也愛說笑不能擺出道貌岸然、萬民崇拜的神態，故心領婉拒。

佛光山星雲大師及當年住持心定法師，先後前往南美巴西與巴拉圭弘法，引起轟動，尤其心定和尚平易近人，夜宿僑家泡茶聊天，僑界集體皈依，因此認真地讀起各種佛經，竟然對一般人都說很難懂的般若波羅蜜多心經與金剛經，都有極為深度的悟境，乃隨手寫出心得註解。也編了一小本西班牙文與中文對照，道出佛教說什麼？據說現在仍被用於輔助弘法。

僑居國外13年，看診名額有限量故輕鬆時間很多，既好奇到跟好友一起玩碟仙，結果還真有所感應，差點請不走無形朋友。也與當年以神通遠距看病與找尋失蹤親人的通靈作家，居住在加拿大替初創慈濟募集基金的馮馮聯上線，表明純為請教不是找碴，而問得了幾個關鍵眉角。又對歷史上到現在，外星生命所扮演的角色，一直想探討是否與宗教有關？所謂宗教，其實是否即未臻成熟了解的科學，依據能量不滅定律，每個人的量子只是根據作為業力更換角色，並沒有死亡？…看起來似乎真的好像要解剖宇宙，卻憾未獲得結論。

順便一提，臺灣醫界文章，「上面」有讀者，蓋我曾有一篇文章最後開玩笑說：佛經裡有藥師佛，卻沒醫師佛，這個缺，將來我要佔…結果幾年前，打新冠疫苗引發Heart Failure 住進ICU第一天半夜，被一陣吵雜聲驚醒，卻像一般所講的「鬼壓床」全身無法動彈，只聽到有聲音說「這個人還自稱醫師佛」，隨後聽到「好了，走吧！」狀似放我一馬，就完全醒過來了；至今還真不知道如何解說？

今已87高齡，但未87(白癡)，深感來日不多，各教派都有份，將何去何從？…會像選舉前的中間選民那樣被爭相奉送上品邀請，還是被當叛徒，打太極散、推手，以非我族類，其心必異，而叫滾？